

## 航向「子午線」：徐仲年《法文上海日報》中的 中國現代文學譯介

陳碩文

《法文上海日報》（*Le Journal de Shanghai*）創刊於1927年，由法國哈瓦斯通訊社（Agence Havas）的特派員黃德樂（Jean Fontenoy）創立，法國商會出資，發行時間長達十數年，日銷數千份。《法文上海日報》不只在上海法租界內流通，也發行到法國其他殖民地，在中國出版的法文報紙中有重要的影響力。《法文上海日報》內容豐富，欄目眾多，除世界新聞、金融資訊外，週末更增設文學、藝術等欄位，連載世界文學名著。自1934年1月至該年底，該報週末增刊中增設了「今日中國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aujourd'hui*）欄目，刊出了包括魯迅、郭沫若、陳煒謨、王獨清、柔石等作家的作品，由曾於1931年為《新法蘭西雜誌》（*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撰寫專欄的留法學者徐仲年翻譯。在素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法文上海日報》展現了什麼樣的「世界文學」面貌？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上又如何譯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其翻譯策略和實績為何？在中國現代文學步入世界文壇之初，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儘管徐仲年於1930—1940年代的翻譯實踐，並非全未受學者注意，然而，他於《法文上海日報》上的現代中國文學譯介，卻相對較少引起學界關注，無疑值得深入析論。

關鍵詞：法文上海日報、徐仲年、今日中國文學、世界文學

收件：2022年12月30日

修改：2023年4月24日

接受：2023年6月17日

---

陳碩文，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E-mail: swchen@nccu.edu.tw。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摩登上海共和國：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壇的世界主義文學實踐——以林語堂、蕭乾、徐仲年為中心」（MOST 110-2410-H-004 -154 -MY3）之研究成果，特此致謝。兩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極具啟發性之建議，筆者獲益良多，由衷感謝。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會議論文形式，在歐洲漢學協會（EACS）第24屆雙年會宣讀，感謝與會先進學友的指正。邱偉雲教授、楊振教授、羅仕龍教授、鍾欣志教授襄助借閱圖書及惠賜高見，毋任感荷；助理張家綾同學協助整理、蒐集資料，亦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 Sailing to “Meridian”: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French Shanghai Daily* (*Le Journal de Shanghai*)

Shuowin Chen

*French Shanghai Daily* (*Le Journal de Shanghai*) was founded in 1927 by Jean Fontenoy, the special commissioner of Agency Havas. It was funded by the French Chamber of Commerce. It was publishe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sold thousands of copies daily. *French Shanghai Daily* was not only circulated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of Shanghai, but also distributed to other French colonies.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rench newspaper published in Republican China. *French Shanghai Daily* was rich in content and had a variety of columns. In addition to world news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it also included literature and art columns on weekends, serializing world literary masterpieces. From January 1934 to the end of that year, the newspaper’s weekend supplement added a column entitled “Today’s Chinese Literatur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aujourd’hui), which published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works by Lu Xun, Guo Moruo, Chen Weimo, Wang Duqing, Rou Shi and other Chinese writers. These works were translated by Xu Zhongnian, a scholar who studied in Franc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n for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in Paris. How did Xu Zhongnian translat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o readers in *French Shanghai Daily*? What were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achievements? And what kind of role did Xu play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ntering the world literary space? Although Xu Zhongnian’s translation practice was not entirely unnoticed by scholars, hi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rench Shanghai Daily* has attract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Borrowing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aking of world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Xu Zhongnian’s transcultural translation practices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

*Keywords:* *French Shanghai Daily*, Xu Zhongnia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world literature

Received: December 30, 2022

Revised: April 24, 2023

Accepted: June 17, 2023

## 壹、前言

眾所周知，晚清民初時期報刊媒體勃興，出版市場繁榮，深刻改變了中國文學生產與傳播的方式。<sup>1</sup> 其時西人辦報較先，向中國讀者傳遞西學外，亦力求向異國讀者提供中國的時事、文化等資訊，其中也包括本地文學翻譯。因報刊傳播無遠弗屆，報刊上的文學譯介咸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謝燕紅、李剛，2019）。然相對於英文報刊受到的關注，法文報刊上中國文學翻譯相關的研究卻較為缺乏。<sup>2</sup> 事實上，此時期在中國出版的法國報刊不少；且在中國文學外譯方面，法國也一直居領先地位（耿強，2015，頁46）。而中國新文學在法國的譯介，也肇始於1919年《北京政聞報》（*La Politique de Pékin*）上所載的六首白話譯詩（郭彥娜，2020，頁128）。<sup>3</sup> 此類譯介對往後域外讀者接受及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產生之影響，無疑值得深入考察。此外，前人早已指出，在中國現代文學外譯過程中，中國現代文人、譯者此可說是獨佔鰲頭。相對於域外譯者譯介中國文學時偏愛中國文學經典，中國現代譯者並不屏棄現代作品，乃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翻譯主力（耿強，2015，頁51），他們或發表譯作，或出版選集，影響深遠，卻相對較少受到關注。

<sup>1</sup> 學界對中國近代報刊的研究，不論是報刊的生產、發行、流通狀況，或報刊上的圖像、文本其所反映的知識傳播、啟蒙教育、思潮推動等意義，或其中涉及的中國政治、社會、經濟變革等情況，都有相當豐富的成果。集中探討上海的報刊文化史的專著如秦紹德《上海近代報刊史論》，呈現了上海近代報刊的發軔、變革和盛衰的歷史。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更對西方印刷技術如何在近現代取代中國雕版印刷術的過程進行了細緻分析，揭示了中國傳統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向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請見戈公振（1927）、秦紹德（1993）、Reed（2004）。

<sup>2</sup> 《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第一份近代報刊，1850年由英人創刊；1864年，《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繼之而起，出版時間很長，頗有影響，此後重要者還有《上海差報》（*The Shanghai Courier*）和《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等。在中國發行的法文報紙則包括有《中法新匯報》（*L'Écho de Chine*）、《北京法文新聞報》（*Le Journal de Pékin*）、《北京政聞報》（*La Politique de Pékin*）、《上海法文新聞報》（*Journal de Shanghai*）等。不過相對來說，除《北京政聞報》、《法文上海日報》外，法文報刊的確較少引起研究者關注。相關研究請見趙敏恆（1931／2011）、張詠與李金銓（2011）、魯道夫·瓦格納（2019）、King與Clarke（1965）。

<sup>3</sup> 儘管郭文在資料整理上頗為詳盡，不過，該文對法文報刊上中國新文學的翻譯偏向及脈絡探討仍不足。《北京政聞報》相關研究還可見於聶卉（2018）。

當時的法文報刊編譯者究竟譯介了什麼樣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翻譯策略和實績為何？我們又可以怎麼詮解之？在中國現代文學航向世界旅途之始，曾留學法國的學者、譯者、作家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Le Journal de Shanghai*）上的中國現代文學譯介，在這層意義上，可謂頗有貢獻。以往不是沒有學者注意到徐仲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對外翻譯之功，<sup>4</sup>然徐仲年在上海外文報紙上的翻譯實績仍缺乏詳實析論。本文先從徐仲年自1934年起，在《法文上海日報》這份相對發行時間長，且讀者眾多的報刊上所譯介的現代中國文學樣貌之考察入手，做為探尋此議題的開始，並參酌跨文化理論視角，梳理報刊、文本，探析其翻譯特色，挖掘其中深層的文化意涵，以進一步回應上述議題。

## 貳、《法文上海日報》始末與其文學連載

《法文上海日報》創刊於1927年，由法國哈瓦斯通訊社（Agence Havas）的特派員黃德樂（Jean Fontenoy）主編，<sup>5</sup>法國商會（La Chambre de Commerce Française）出資，發行時間長達十數年，日銷數千份。1929年起，改由《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記者莫瑞斯（Georges Moresthe）任主編。<sup>6</sup>該報不只在上海法租界內流通，也發行到法國其他殖民地，也可見於其他法語地區及中法文化交流地帶（趙怡，2021，頁113），是在中國出版的法文報紙中，發行時間較長的重要刊物（李默，2019，頁89—90）。

《法文上海日報》內容豐富，欄目眾多，圖文並茂，編排用心，營銷方

<sup>4</sup> 關於徐仲年現代中國文學的法譯研究，可見如：梁海軍（2018）、Yang（2010）。《法文上海日報》的相關研究，以趙怡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請見趙怡（2017，2021）。其研究成果相當詳實且具有開創性，不過文中並未通過比對梳理徐仲年的現代文學翻譯實績、特色和意涵，此乃本文可以補白之處。

<sup>5</sup> 關於黃德樂的相關研究，可見李君益（2014）、Fontenoy（1938）、Vilgier（2012）。

<sup>6</sup> 《小巴黎人報》是法國19、20世紀的重要報刊之一，曾為世上銷量最高的一份報紙。1921年起，在主編Léon Touchard和Élie Bois的推動下，《小巴黎人報》的面貌煥然一新，多刊附有圖片的國際新聞。莫瑞斯在中國戰時的報導也刊於《小巴黎人報》上，比方說“Les Japonais ont établi la censure sur les radios et cables pour l'étranger”（Moresthe, 1938）。

式也很靈活。創刊於國共爭鬥不斷的時期，政治上，該報立場中立，自詡為遠東法國人的「喉舌」（organ），尤其關注中國、印度的相關消息。法國人在中國的權益，並進行資訊交流，此與法國政府政策——維護法國在遠東之最大利益——一致。

於中國政經消息外，該刊也登有不少本地旅遊、生活情報、租界工作彙報等，扮演著為上海租界內讀者提供日常實用生活資訊的角色。可想見生活在法租界的法語國家僑民這一群體，及上海法租界中來自其他國家卻精通法文的人，皆是《法文上海日報》的主要讀者群；黃德樂在創刊號中也呼籲懂法文的中國人讀這份報紙。或可以說，《法文上海日報》就像一個平臺，讓法國人、其他法語國家僑民、懂法文的中國精英得以在此互動、溝通。

如同李歐梵（1999 / 2000，頁 20）指出，1930 年代的上海因緣際會成為中國出版中心，都會文化昌盛，而法租界因其相對優越的出版環境，聚集了不少文化人，文化活動眾多，使得上海法租界有如文化實驗室。此外，也拜全球文化快速流動之賜，上海法租界流行著各式世界新興文藝思潮，支持、見證著中國現代文壇多元的跨文化交流。而由於法國重視文化的傳統，也拜主編黃德樂雅好文藝之賜，因此，除世界新聞、金融資訊外，《法文上海日報》對上海的文藝訊息亦很關注，週末更增設文學、藝術等欄位，連載文學作品。前期以長篇小說（*Feuilleton de Journal*）為主，後期則多刊登短篇小說（*conte*），多刊於報紙的第四、五版（有時在末版）。此外，在滬法國文化教育界人士活躍於法國文化協會（*Alliance Française*）、中法聯誼會（*L' Association amicale sino-française*）等組織，不但促使中法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更趨頻繁，也使該報的文化專欄蒸蒸日上。當時，除法國外，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名人亦時常造訪上海法租界，上述協會也經常舉辦講座、畫展和音樂會邀訪文藝界人士，相關報導亦可見於該報，《法文上海日報》文化版塊因此極具豐富性和多樣性；而其多國籍的編譯陣容，在當時的外文報刊中尤為突出（趙怡，2023）。

而實際翻查《法文上海日報》上刊載的文學作品，可以發現它有如上述



上海都會文化的縮影，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一個世界主義式且雅俗兼具的文化景觀。曾於《法文上海日報》上連載的包括了普希金（Aleksandr Sergejevich Pushkin）、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及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等人的作品，及相當數量的法國經典、通俗小說，如：嘉伯里奧（Emile Gaboriau）的《稻草人》（*L'argent des autres - Les hommes de paille*）、費瓦爾（Paul Féval）的《志願者》（*Le volontaire*）；後期刊登的多為莫里斯·雷納德（Maurice Renar）、保羅·穆杭（Paul Morand）等作家的短篇小說。

綜合來說，該刊連載的作品很多元，來自各地，範疇也包羅萬象，既有偵探、科幻小說，也有經典之作。比方說 1928 年 1 月起，托爾斯泰的小說《哈吉·穆拉德》（*Hadji Murad*）見諸該報端，這是一部以 19 世紀中葉的俄羅斯高加索山脈為背景，提煉自其從軍經歷的小說，於 1912 年托爾斯泰去世後出版。這部小說描寫涉及俄國、中亞各國與中國接壤處，也是 19 世紀以來列強紛爭不斷之地，與中國地緣政治議題息息相關。有鑒於《法文上海日報》編輯對與身處中國的法國僑民息息相關的國際政經情勢頗為注意，他們選刊這本涉及國際戰事的小說，用心不難想見。

不過，該報上刊載的外文翻譯小說來源多半不明，報刊上亦多未標注譯者名字。以自 1928 年 2 月起連載的羅伯特·修·班森（Robert Hugh Benson）在 1907 年推出的反烏托邦小說《世界之王》（*Lord of the World, Le maître de la terre*）為例，若將《法文上海日報》上的連載版本和當時已經出版的小說法文版比對，可發現該刊連載文本即為特奧多·德·威澤瓦（Theodore de Wyzewa）翻譯，於 1910 年出版的法文版無誤。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作家想像的 20 世紀世界大勢——世界被三大聯盟所占據：歐洲聯盟，官方語言為世界語；東方帝國，由日本和中國皇室的後裔統治，控制著亞洲、大洋洲；還有美利堅共和國。作家在書中描繪了歐洲聯盟和東方帝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世界景觀。這部被當時不少讀者認為帶有預言性質的作品，反映作者對當時國際情勢的觀察和想像。《法文上海日報》編輯選擇連載這部翻譯小說，應亦與編輯考量該報讀者對國際事務、歐亞情

勢頗感興趣有關。

在上述的連載小說中，比較特殊的是德·胡飛（Réginald d'Auxion de Ruffé）撰寫的《新寶塔短篇集》（*Nouveaux contes de la Pagode*）。德·胡飛是活躍於法租界的律師，也是記者，曾出版與中國有關的專著如 *Chine et Chinois d'aujourd'hui, le nouveau péril jaune*（1926 出版）。他的新書《亞洲女人》（*La femme d'Asie*）出版時，《法文上海日報》編輯還以「上海小說家」（Un romancier Shanghaien）稱之，為他大打廣告（“Un romancier Shanghaien,” 1930）。這位現今較少為人所知，但當時應是上海法租界名人的作家作品獲選刊登，可見作者與報刊編輯的淵源，也是作品能否躍上版面的原因，彰顯了該報編輯在文學作品推薦、選登時的話語權；更反映出了當時讀者對中國現狀的濃厚興趣，以及記者、報刊編輯在現代中法文學交流初期扮演的重要角色（Frèches, 1975, p. 106）。

總體來看，該報編譯者對於法文、俄文小說較為偏愛，也青睞通俗作品，這與報刊的目標讀者群體——當時上海租界中約有兩萬的俄國僑民（汪之成，1993）——的嗜好，以及報刊連載小說較具通俗性質有關。而報刊編輯對於小說譯者的忽略，則牽涉到刊物編輯刊登翻譯作品的目的——資訊交流分享、吸引讀者，或因如此，相較之下，他們更重視作品情節的翻譯，而未及給予譯者肯定。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於《法文上海日報》的世界文學景觀展現出了相當有趣的面貌。首先，除了消遣、娛樂的需要，該報編輯選登的文本展現出其欲透過文學作品理解世界，尤其是與中國鄰近國度、亞洲風情的興趣，以及他們與身處的本地社會之互動。其中不僅富有對異國情調趣味的追求，更體現出他們對自身處境的關注，展現出異國想像及自身利益追求間既合流又歧異的矛盾關係。而法國文化界長期關注域外文學，對於法國文學的外譯、文化交流亦很重視，法租界內半官方性質報刊《法文上海日報》版面，也呈現出相當樂於擁抱世界文學的胸懷視野。而在下文中，將進一步探討該報編輯連載世界文學經典時，亦開始關注本地作家著譯的情況，並分析其意涵。

## 參、徐仲年與「今日中國文學」

自 1934 年 1 月至該年底，《法文上海日報》編輯於該報週末增刊中增設了「今日中國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aujourd'hui*）欄目，由留法學者徐仲年主持、翻譯。

徐仲年，無錫人，1921 年赴法留學，在里昂中法大學（*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攻讀博士，研究專長為李白的詩歌。<sup>7</sup> 求學期間，其中國詩歌翻譯已小有文名，然除古典文學外，徐仲年也翻譯現代文學。1931 年，他在法國著名文學期刊《新法蘭西雜誌》（*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發表《吶喊》書評，介紹魯迅的小說，也述及新文學運動（Hsu, 1930, pp. 574-576）。1933 年，徐仲年編譯的《古今中國文學選集》（*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在巴黎出版，是中國現代文學（14 首現代詩與四篇短篇小說）首次被納入以西方語言編纂的中國歷代文選中。除此之外，因與漢學家相熟，徐仲年也時常有機會在其引薦下出席巴黎的文藝沙龍及文化活動，為他往後參與中法文學、文化交流奠下基礎。

徐仲年的中國現代文學譯介不僅於此，他還於 1934 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今日之中國文學」欄目翻譯了 11 篇現代文學作品，多為短篇小說；在另一份重要的在華法文報《北京政聞報》上翻譯了 17 位中國現代詩人的 27 首現代詩，以及張道藩的話劇《自誤》（郭彥娜，2020，頁 135）。此時，徐仲年學成歸國後未久，任上海江灣勞動大學法語教授外，一直於寧滬各大學授課，且出任上述法國文化協會、中法聯誼會活動理事，積極參與上海的文化交流活動（趙怡，2021）。而此文中，集中探討的是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上發表的現代文學翻譯。

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今日之中國文學」欄目刊出的法譯現代文學，包括魯迅的〈肥皂〉、郭沫若的〈殘春〉、陳煒謨的〈狼筓將軍〉、王

<sup>7</sup> 關於徐仲年的生平相關研究，可見於楊振（2013）、許定銘（2009）、段懷清（2015）。



獨清的〈三年以後〉、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丁玲的〈水〉、廬隱的〈何處是歸程〉、孫福熙的《春城》（節選）、王平陵的〈父與子〉，還有劉大白的詩歌等作品。整體來說，他所選譯的多為五四新文學以來的成名作家及其代表作，且不僅僅關注寫實作品，比方說，在翻譯郭沫若的〈殘春〉時，徐仲年盛讚這篇小說輕盈而不沉重，善於描述感覺，看得出來他並不只推崇現實主義小說（Guo, 1922/1934）。此外，他選譯的作家老幹新枝並茂，男女都有。有些作者和他有著特別的交誼（王獨清、王平陵、孫福熙），有的則不。每一期翻譯小說前多附有作家照片，還包含了徐仲年撰寫的作者生平簡介和導讀。

此外，比對翻譯和原文，可以發現徐仲年的翻譯相對詳實，事實上，他曾說：「如果條件允許，我盡量做到逐字翻譯；若這個方法行不通，我才會找尋並使用法語本身的恰當的措辭和表達方式，以期最接近原文意思」（Hsu, 1933, p. 6）。而考察其於「今日之中國文學」欄目刊登之譯文，可以發現其言不虛。錢林森（1990）指出，早期法文譯者翻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多以「歸化」翻譯方式進行（頁 12），尤其是小說和戲劇等，且法文讀者多想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尋找生命奧義，因此譯者難免相當程度的誤讀。然而，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上刊載的翻譯作品不同，他更傾向於直譯，再以加註方式說明，有時註解可能長達十個。徐仲年也特別喜歡說明雙關語、文字遊戲等作者可能賦予深刻含義處，以求能清楚傳達作品的寓意，比方說魯迅〈肥皂〉一文中的主角「四銘」，兒子「學程」，以及來訪的文友「道統」，名字都頗具道學氣，然其行為舉止卻與名號大不相同，魯迅此舉，用意在於反諷小說主角表裡不一的虛偽行徑，中文讀者一看便知，但徐仲年為求法國讀者也能領會魯迅深層涵義，特別加註一一說明其名意義。

徐仲年的翻譯，若與當時其他魯迅小說的法譯者相比，尤其可見慎重，如郭彥娜（2020）所言，當時在《北京政聞報》上翻譯魯迅短篇小說的還有敬隱漁、張奠亞等人，徐仲年的翻譯是最為貼緊原文的（頁 137）。同做為

魯迅小說最早的法文譯者，敬隱漁翻譯時屢屢刪改原文（顧鈞，2019），並不加以闡釋；然考察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上刊載的譯作，其翻譯風格的確較為力求全面。以徐仲年此篇魯迅的〈肥皂〉譯本為例：

表 1

魯迅〈肥皂〉原文與徐仲年法譯對照表

〈肥皂〉	“Le Savon”
<p>「詩題麼？」四銘忽而恭敬之狀可掬了。「我倒有一個在這裡：孝女行。那是實事，應該表彰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p>	<p>Sujet de la poésie? Euh!..., hésite un moment Seu-ming, j'en ai trouvé un. Le voici: «poème sur une jeune fille dont la piète filiale est exemplaire». C'est une histoire vraie, on devrait la célébrer. Aujourd'hui, j'étais dans la grande rue...</p>
<p>「哦哦，那不行。」薇園連忙搖手，打斷他的話。「那是我也看見的。她大概是『外路人』，我不懂她的話，她也不懂我的話，不知道她究竟是那裡人。大家倒都說她是孝女；然而我問她可能做詩，她搖搖頭。要是能做詩，那就好了。」</p>	<p>--Non! non! ça ne va pas, proteste Wei-yuan, je l'ai vue aussi. C'est peut-être une étrangère à notre région, je ne comprenais pas trop ce qu'elle disait et, elle non plus, elle n'entendait rien à mes paroles. J'ignore le nom de son pays natal. Tout le monde dit que c'est une jeune fille qui accomplit ses devoirs filiaux; cependant, je lui ai demandé si elle est une poétesse, elle m'a dit que non. C'est dommage sinon...</p>
<p>「然而忠孝是大節，不會做詩也可以將就……。」</p>	<p>--cela ne fait rien, réplique Seu-ming, seules la fidélité envers le souverain et la piète filiale sont deux grands principes qu'on doit observer dans la conduit de la vie humaine.....</p>
<p>「那倒不然，而孰知不然！」薇園攤開手掌，向四銘連搖帶推的奔過去，力爭說。「要會做詩，然後有趣。」</p>	<p>--Ce n'est pas cela, ce n'est pas cela, réplique Wei-yuan qui, agitant sa main en signe de protestation, s'avance vers Seu-ming qui le repousse. Il faut qu'elle soit poétesse car alors, ce serait très intéressant.</p>
<p>「我們，」四銘推開他，「就用這個題目，加上說明，登報去。一來可以表彰表彰她；二來可以借此針砭社會。現在的社會還成個什麼樣子，我從旁考察了好半天，竟不見有什麼人給一個錢，這豈不是全無心肝……」</p>	<p>--Nous, dit Seu-ming, en écartant Wei-yuan, nous acceptons ce sujet, nous y ajouterons une notice explicative et le publierons tel quel. Par ce concours, d'abord on célébrera celle qui a de vrais mérites et, ensuite, on aiguillonnera un peu vers le bien notre société trop décadente. Ah! Messieurs, quelle société que la nôtre! J'ai observé que la jeune mendiante pendant un long moment, personne ne lui donnait d'argent, n'est-il pas vrai que les gens qui l'entourent sont sans cœur?</p>

（續下頁）

表 1

魯迅〈肥皂〉原文與徐仲年法譯對照表（續）

〈肥皂〉	“Le Savon”
<p>「阿呀，四翁！」薇園又奔過來，「你簡直是在『對著和尚罵賊禿』了。我就沒有給錢，我那時恰恰身邊沒有帶著。」</p>	<p>--Ah! quatrième vieillard vénérable! s'écrie Wei-yuan en se précipitant sur Seu-ming, réellement «vous criez voleur chauve devant un bonze» (14). Si je ne lui ai rien donné, c'est que je n'avais pas ma bourse sur moi.</p>
<p>「不要多心，薇翁。」四銘又推開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別論。你聽我講下去：她們面前圍了一大群人，毫無敬意，只是打趣。還有兩個光棍，那是更肆無忌憚了，有一個簡直說，『阿發，你去買兩塊肥皂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你想，這……」</p>	<p>--Mon vieux et vénérable Wei, ne soyez pas trop susceptible, dit Seu-ming en le poussant encore. Naturellement vous êtes une exception. Écoutez la suite de la scène: un groupe entoure la mendicante, sans respect, ni tact. On lui adresse des plaisanteries grossières. Deux voyous se montrent plus insolents que les autres; l'un d'eux dit «A-fa! Va acheter deux morceaux de savon, «K'o tchou, K'o tchou» lave-la bien. Elle est si belle! » Vous pensez, une telle offense...</p>
<p>「哈哈！兩塊肥皂！」道統的響亮的笑聲突然發作了，震得人耳朵啞啞的叫。「你買，哈哈，哈哈！」（魯迅，1924，二、三版）</p>	<p>--Ha! Ha! Ha! deux morceaux de savon! dit T'ao Tong en éclatant de rire. Sa voix étourdit les autres. Il ajoute: vous êtes allé les acheter, les savons, ha! ha! ha! » (Lu, 1924/1934, A7)</p>

上面引用的段落是〈肥皂〉中一段關鍵的情節，描述道貌岸然的幾個讀書人討論著街上孝女的情景。主角四銘既想要表彰孝女情操，又難忘眾人打趣，要去買個肥皂讓孝女洗洗的場面。魯迅此處刻畫人物行為舉止、表情動作、語氣神態，相當生動細緻，讓讀者充分感受到了小說人物的表裡不一。透過以上段落比對，可以發現徐仲年的翻譯十分貼近原文，描述小說人物語氣、動作的段落，一一對應，沒有遺漏。為怕法文讀者對中國俗語不了解，徐仲年還加上了註釋（原文註 14）解釋何為「對著和尚罵賊禿」：“Crier voleur chauve ou âne rase devant un bonze, proverbe chinois qui signifie : critiquer quelqu'un sans s'adresser directement à lui.” (Lu, 1924/1934, A7)（對著和尚罵賊禿，中國俗語，意味著當面批評某人卻未道破。）（由筆者自譯），相對於歸化式翻譯，徐仲年的翻譯稱得上相當忠實。

然徐仲年的翻譯也並不總是完整。比方說在〈為奴隸的母親〉一篇中，作家描述女主人公的兒子：「他有出奇的大的眼睛，對陌生人是不倦地注視

地瞧著」(柔石, 1930, 頁 115)。徐仲年翻譯成:「他有兩隻大眼睛, 對中國嬰兒來說是很稀罕的」(“il a deux grands yeux, chose rare pour un bebe chinois.”)(Rou, 1930/1934, A6)。這段說明有點沒有來頭。又比方說丁玲的〈水〉、孫福熙的《春城》兩篇, 徐仲年沒有完整翻譯, 只能稱是節選, 可能是受限於報刊篇幅之故。而他所翻譯的郭沫若的〈殘春〉、陳煒謨的〈狼筴將軍〉、廬隱的〈何處是歸程〉也有漏譯之處。在〈殘春〉、〈狼筴將軍〉中, 他刪節的是細節, 不影響全文; 但〈何處是歸程〉的刪節處, 則是小說人物對當時婦女運動的喟嘆。原作中「美麗如春花」、積極投身婦運的姑姑, 打定主意終生獨身, 但小說末尾, 她卻發了這段感慨:

姑姑撫著我的肩嘆道:「……想起兩年前在北京為婦女運動奔走, 結果只增加我一些慚愧, 有些人竟贈了我一個準政客的苛薄名詞, 後來因為運動憲法修改委員, 給我們相當的援助, 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未了到底被人造了許多謠言, 什麼和某人訂婚了, 最殘忍的竟有人說我要給某人作姨太太, 並且不止侮辱我一個。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 從他們噴唾沫的口角上, 往往流露出輕薄的微笑, 跟著, 他們必定要求一個結論道:『這些女子都是拿著婦女運動做招牌, 借題出風頭。』……你想我怎麼受?……唉!……我的前途茫茫, 成敗不可必, 倘若事業終無希望,……倒不如早些作個結束。」(廬隱, 1927, 頁 4)

然而這整段喟嘆, 在徐仲年的翻譯中全消失了, 只留下了“Que la vie est complique”(人生真複雜!)(Lu, 1927/1934, p. 7)的感嘆, 小說便匆匆收尾。這番刪節雖不妨礙讀者對廬隱此篇小說主題「結婚不好, 不結婚也不好」的理解, 然徐仲年將此段刪除, 未錄全文, 小說人物參與婦女運動失敗灰心之感便不見於法譯本內, 故事相對來說顯得較為單調。

而徐仲年在小說譯文前的導讀等「副文本」(Genette, 1987/1997), 對於引導讀者如何閱讀作品以及作品價值的產生亦頗有影響力, 亦值得爬梳。比方說在介紹魯迅、郭沫若、劉大白、廬隱時, 徐仲年對他們的生平娓娓道

來，如數家珍，特別強調了上述作家在新文學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也提及了自己曾經在法文報刊上刊登的新文學運動介紹，極力宣傳五四新文學運動。在丁玲小說的導讀中，徐仲年則一一說明丁玲、胡也頻、柔石等作家和左聯的關係，以及後來包括胡也頻、柔石遭逮補、槍決的經過（Ding, 1931/1934）。導讀王平陵的作品時，則特別提到他在國民政府主導的文藝運動中的位置，使讀者對於作家生平、作家的文學活動及文本誕生的脈絡能更有深刻認識（Wang, 1933/1934）。而他對丁玲、廬隱兩位女作家的情史和生命歷程的詳細訴說，也使讀者能認識中國現代知識女性的生命情境（Lu, 1927/1934）。

除此之外，徐仲年在導言中多有補充的，通常是小說的敘事背景。比方說介紹〈肥皂〉一文，因擔憂法國讀者不能明白四銘和四太太的言行舉動，徐仲年特別強調小說所反映的乃是中國傳統的婚姻觀，並稱讚女主人公四太太敢於表達心聲，已經很不一般，對傳統中國文化僵化的倫理、家庭觀念提出針砭（Lu, 1924/1934）。此外，徐仲年也特別提醒讀者讀小說時不妨留意江南，尤其紹興的風土民情，可以看出徐仲年向法文讀者介紹中文小說、文化、社會的熱情，及他試著將中國特殊的民情現狀以歐洲讀者能理解的方式說明的努力。可以想像，透過閱讀徐仲年的翻譯作品，法文讀者於大致掌握現代中國文學概況外，更會對現代文學作家及作品所具有之社會、文化意涵印象深刻。

此外，徐仲年的翻譯選擇兼顧了中國現代文壇的多元文學樣貌，既介紹了新文學運動，也談到了轉向前後的創造社；既介紹了左聯的文學活動，也談到了民族文藝運動；翻譯了客觀、群像式地呈現農村現實的小說，也翻譯了郭沫若、王獨清蕩漾著浪漫情懷，書寫異地戀曲，或抒發作家主觀心曲之作，並且不厭其煩地為法文讀者補充說明一己之見，引導法文讀者透過作品領略中國現代文學現象，以及其中折射的社會現實。

儘管徐仲年仍未全面關照如通俗文學作家、新感覺派作家作品的譯介，



然一直對於自己的譯筆是否能忠實反映原作精神念茲在茲的徐仲年，其文學譯介的作品選擇及導讀介紹，相較之下，仍可說相當詳實地帶領讀者鳥瞰了中國現代文學和社會，呈現了「中國新文學」的面貌。尤其相較於當時西人出版的英文報刊上所呈現的較富國際主義色彩之中國現代文學譯介不同（Shen, 2009, Chapter 3），也和偏愛京派作家的《北京政聞報》編輯有所區別（郭彥娜，2020，頁 134），《法文上海日報》上的中國現代文學翻譯主題相對更為紛呈各異，<sup>8</sup> 與該報極為世界主義式的文學視野遙相呼應，也彰顯了當時上海法租界文化人士對中法文學、文化雙向交流的熱情胸懷，其譯作可說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的樣貌。

而爬梳完徐仲年的翻譯選擇、方法和特色後，筆者在下文中將進一步探討其翻譯實踐之文化意涵。

## 肆、如何「今日」？怎樣「中國」？ 「今日中國文學」之文化意涵

《法文上海日報》上專介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欄既名為「今日之中國文學」，那麼徐仲年如何透過中國現代文學的翻譯、導讀展現「今日」？怎麼再現「中國」？又怎樣輕叩「世界」門扉？尤其當中國文學在歐洲的外譯為時已久，而中國文人譯者的「世界文學」想像也行之有年之際。此外，眾所周知，「今日之中國文學」專欄並不是《法文上海日報》唯一的文學專欄，此專欄乃是與其他世界文學作品的翻譯一同在《法文上海日報》上刊登的；同時，「今日之中國文學」上的小說，更是和其他與中國有關的報導一起躍上版面的。綜而觀之，《法文上海日報》上究竟展現出什麼樣的今日中國面貌呢？其解讀即是下文的目標。

<sup>8</sup> 總的來說，從譯介的作家與作品內容來看，《北京政聞報》的現代文學翻譯以「五四」後的文學創作為主，其譯介傾向於京派作家、現代派詩人以及新月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左翼文學不甚熱情。編輯團隊尤喜愛胡適、林語堂的雜文小品，多譯自其他英文報刊，參與翻譯的譯者亦較多。《法文上海日報》上少見此類情形，譯者僅徐仲年一人。請見郭彥娜（2020）。

## 一、《上海法文日報》中的「今日中國」

當《法文上海日報》編輯開闢專欄，向讀者展示何為「今日之中國文學」時，我們不免好奇，該報編譯團隊怎麼理解今日中國？

實際上，考察「今日之中國文學」專欄首度現身之時，也就是 1934 年 1 月 21 日當天的《法文上海日報》，可以發現當時與魯迅的小說一起登上報紙版面的「今日」中國消息，幾乎都與滿洲國有關。首先，在該報第二版便刊登了以滿洲里工業現況為主的報導，細數當地的工廠及礦業發展；刊登於第 8 版的〈哈爾濱來信〉，則從較輕鬆的生活層面切入，描述了哈爾濱人慶祝東正教聖誕節的情狀，以及當地俄國僑民的生活；第 12 版的〈中國人的筆記：我們的本週政治〉一欄裡，從一個「中國人的視角」，描述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以及北方的滿洲國政治糾葛，並稱溥儀在滿洲國即位之事可說「在中國與外國關係中，沒有比此事更有趣值得記錄的了」（“Notes d’un Chinois,” 1934）。一天之內，三則與中國有關的報導都與東北有關，且都由該報特派員完成，可見當時報刊編輯對於中日關係的密切關注。

翻開 1934 年 2 月 11 日的新聞，則可以見到當天與魏金枝的小說一起現身報端的中國消息，則是與東北現況有關的新聞——山海關的戰鬥；此外，還有大篇幅關於班禪喇嘛在南京接受了法文記者訪問的報導。班禪喇嘛在此報導中，除了反覆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也表示將聽令於南京政府，並拒絕英國干涉中國主權。如眾所知，前一年末，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圓寂，國民黨政府於 1934 年派遣了代表團到西藏致祭，並與英國政府產生衝突。法文報對於此項變化頗關注，並派出法國記者即時採訪班禪喇嘛，關心西藏主權，可見該報對於中國地緣政治消息的敏感。

該報對於「今日」之中國的關注，多與國際情勢有關，除此之外，也因為該報多國籍跨文化編輯、譯寫者對文藝的濃厚興趣，陸續刊登與中國現代美術、展覽會、音樂會、戲劇演出有關的報導，如：傅雷、劉海粟的介紹。有時，於該報後幾版或週日增刊上可見到一系列旅行報導，如：「雪中蘇州」

(*Soutcheou sous la neige*) 等風景照。實際上，鄰近上海的蘇州、杭州等地的美好景色，時常登上該報版面，穿插在眾多中國新聞報導中頗為吸睛。而該報編輯對蘇州、杭州一帶美景情有獨鍾，擇優刊登，或許乃為提供旅遊情報，以方便旅居上海的外國人士閒暇一遊。總之，遍地戰火的中國東北、西南邊界新聞，與上海多語文化空間的文藝動態，及江南風光、古鎮情調的圖景在《法文上海日報》並陳，一同勾勒出該報編譯者眼中多元、極具生命力的「今日中國」面貌。於此同時，該報亦刊登相當即時的中國消息，與其目標讀者之生活密切相關，以提供在地法文閱讀人口所關心的議題資訊。可見不論政治情勢或者近郊風光，其關注「今日」中國的眼光還是以自身需求為導向的。

另一值得注意之處，則是該報不時刊登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如：初創時期由曾仲鳴所譯的漢詩。1935年，該報則刊登了由莫里斯·羅伊（*Maurice Roy*）翻譯的蒲松齡《聊齋誌異》，標題為「蒲松齡的中文短篇故事」（“*Conte chinois par P’ou soung-ling*”），包括了〈鳳陽士人〉、〈嶗山道士〉等與夢、法術有關的故事（*Pu, 1680/1935*）。事實上，《聊齋誌異》中的若干故事在19世紀末便已有法文譯本，包括了陳季同於1889年出版的《中國故事》（*Conte chinois*）。然而，當時的《聊齋誌異》法譯都不是完整的翻譯，且多有節譯、改寫的傾向（*李金佳, 2007, 頁 100*）；而意欲以中國文學作品向法文讀者傳遞「美好」中國形象的外交官陳季同，甚至刪除其中一夫多妻的段落（*李金佳, 2007, 頁 117*）。不過，《法文上海日報》上刊載的《聊齋誌異》翻譯相當詳實，並無任何刪改，展現出和早期《聊齋誌異》在法國的譯寫相當不同的面貌。

與當時的中國國際情勢、戰爭消息，以及江南風景畫、古老的中國故事一同登上《法文上海日報》的徐仲年中國現代文學翻譯，雖一方面承繼了上述法國文化界或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興趣，然其屬性顯然是較為偏向前者的，即文學作品亦可看成是需要被理解的、以文學形式呈現的「今日中國」之一角。不同於此刊上的另一種中國形象——鄉野的、古遠的，能激發城市人或

城市裡自詡為世界人的現代讀者思古之幽情或懷鄉情緒的，或者風雲變幻、動盪不安的年輕共和國，徐仲年的「今日之中國文學」有如通往「今日中國」的另一窗口。不論是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丁玲的〈水〉、廬隱的〈何處是歸程〉，徐仲年選譯的作品貼近現實中國情景者不少。

另一方面，徐仲年譯介較多的，還有曾留學國外的作家以異域為背景的作品，如：郭沫若的〈殘春〉、王獨清的〈三年以後〉、孫福熙的《春城》。擁有異域經驗的中國現代文人如何想像異國？如何回憶遠方？這對當時《法文上海日報》的法文讀者來說，想必也饒有趣味。此外，這些作品中的主角臉譜，更勾勒出了一個個世界的、開放的、現代的、能與歐美知識精英交流對話的中國文學人形象，這是新一代的中國青年的代表，具有留學背景、國際經驗，在與世界的密切交流中成長，是中法之間密切的文學、文化交流成功培育出的文化生力軍，而由這些學貫中西的年輕作家、學者為該報讀者展現何為現代中國，因此意義尤為非凡。

徐仲年的中國現代文學譯介，與時空距離或心理距離上都較古遠的「往日之中國」——古色古香的江南風情、明清故事——共同在《法文上海日報》上出現，展現出了域外讀者之中國想像常見的雙重面貌——異國情調的追尋和實際現況的關照共冶一爐；觀看他者，與觀望他者如何呈現自身的視線交織成影。這讓我們不禁要問，這番中國現代文學再現，呈現的是誰的中國想像？徐仲年文學翻譯、導讀中的「中國」，包含了什麼內容？下文中將進一步闡釋之。

## 二、「今日之中國文學」中國族文化的形塑與想像

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世界文學共和國》（*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中引申了拉爾波（Valéry Larbaud）的概念，提出了「文學共和國」的想法，稱全世界的文人都是這個共和國的成員，他們儘管國籍不同，但卻是整體的、不可分的（Casanova, 2008, p. 44）。作家、文人與不同語言的翻譯者，都可以稱為世界主義者，透過文學，跨越了國族、語言藩

籬，創建了由經典作品建構的世界文學殿堂（Casanova, 2008, p. 30）。然而，漢斯·弗美爾（Hans J. Vermeer）則指出，翻譯是一種行動，而行動通常有目的，因此探索譯者的翻譯策略與實績時，很難忽略目標讀者及委託人的目的，及目標讀者身處的文化、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等對翻譯的影響（Vermeer & Reiss, 1984/2014, p. 17）。而從此角度探問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上的中國現代文學翻譯，我們難免要思索，其翻譯又如何受到外部環境或贊助者的影響？說得更為明白，則如同識者所不免質疑的，作為一份在法國人僑居地創辦，由法國商會支持、文化協會參與的半官方報刊，《法文上海日報》上的文學翻譯雖應與政經情勢無涉，但仍肩負著讓法文讀者認識「今日中國」、進行文化交流合作的任務。因此，徐仲年的譯介是否可視為服務帝國在華事業的知識生產的行動？為何其翻譯選擇中並無以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故事主題的文本？這是否代表著，徐仲年的翻譯實踐僅服務著以法國為中心的法語讀者心目中之世界文學圖景建構？或彰顯了以法國（西歐）為中心的世界文學觀對相對弱小、邊緣的語言文學的壓制？我們怎麼分析這場文學實踐的意義？

若要闡發此一議題，則不能避免地必須先回應以下兩個觀點。首先，卡薩諾瓦曾指出，「文學世界共和國」中存在著一條被重複定義著的「文學格林威治子午線」（Casanova, 2008, p. 135），各地作家作品都力求透過翻譯航向這條子午線，以期獲得「祝聖」（*consacré*），得到認可，成為經典（Casanova, 2008, p. 151）。當人們考慮著獲得「祝聖」的可能性而翻譯時，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接受讀者的喜好和期待，因此譯者難免重新詮釋，甚至產生了與原作的偏離。依此觀點來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則首先必須了解，當時的法文讀者所理解的中國文學，仍多為古典通俗戲曲、小說文本、遊記，或者帶有東方情調的作品，他們或許期待在現代文學翻譯作品中得到一樣的閱讀體驗；亦即，讀到一些有既熟悉的「文學性」的展示，同時又帶有一些「異質性」品味，得以讓讀者獲得知識上、審美經驗上的滿足的翻譯。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想像，域外文學的譯者在進行



翻譯時，既需要考量法語讀者熟悉的文學品味和表達，也需要尋找一種合適的異質化風格，使得翻譯作品更能受到讀者的青睞。這翻譯上的兩難，即卡薩諾瓦說的「雙面性」（Casanova, 2008, p. 226），也如同學者所指出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若傾向於譯文文本的文化，則容易享有更高的接受度；反之，若貼近的是原本，則會有更高的充實度。譯者時常需就兩種考量作出抉擇（Toury, 1995, pp. 166-180），比方說，徐仲年的中國文學翻譯，便因為其詳細的註解、力求和法文讀者溝通而備受好評，然評論者也不免仍希望徐仲年的翻譯能更貼近原作的精神（趙怡，2021，頁 103），其所面對的也是類似的兩難。

再者，識者多會指出，世界文學空間也是一個商業機制存在的市場。在此框架下，對所謂「世界文學」經典作品的「經典」性的追求，因實際的市場因素，難免帶有鮮明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此意謂的是，唯有以此語言翻譯，符合經典品味之文本，在文學市場中方最有價值。一文學作品獲得「祝聖」之過程，既難與此運作原則分割，也因此，當世界各地相對弱小、邊緣之國度的文學作品，被翻譯成市場價值較高的語言在世界文學首都出版時，不免會被人看成是全球化經濟中的一種「剝削」現象。因此，儘管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談論「世界文學」，乃寄望通過閱讀不同國度的文學作品，一國一地讀者能認識別國文化的長處，獲得心靈和審美的裨益，實現人性社會（方維規，2020，頁 33）。然，若因此果真期待異地文學的流動和閱讀，能衝撞文學共和國首都以歐美為中心軸的「世界文學」想像與西歐中心世界觀，而忽略其中存在的不平等關係，卻又似乎有些不切實際。

然若從以上兩種角度省思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的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則可以發現，徐仲年的翻譯固然重視法文讀者的喜好，在其譯介中，也難免為關照法文讀者而苦心經營，比方說在介紹魯迅〈肥皂〉一文時，特別說明中國婚姻風俗，譯介時增添不少譯者註。然從徐仲年談翻譯的文字中，仍可見到他同時也力求傳達文學作品意義和風格的翻譯觀（郭彥娜，2020，頁 137），力求呈現小說原貌，其翻譯仍可說有其自主性的。因此，儘管徐

仲年在此報的翻譯實踐涉及所謂上海「半殖民主義」的都會環境（Shih, 2001, p. 31），然，與其將其文學實踐視為被剝削的象徵，不如視之為現代中國文人在勢力不平衡的國際政治場域，力求回應、建構本地文化主體，在與包含法國等域外國度進行密切文化交流的同時，積極輸出本國文學情報、擴大影響力的眾多嘗試之一，更能反映全貌。

此外，正如同卡薩諾瓦所言，世界文學空間雖是一沒有國界，單以文學性為基礎，彼此溝通、交流之所在，然世界文學空間之建構與民族國家、語言認同間的關係，實際上難以斬斷，如同個人國族認同的形塑，時常是在與不同國度的對立、比較中建立的（Casanova, 2008, pp. 63-64）。也就是說，當世界各地的作家在將自己的文學作品以強勢文化的語言譯成，以期得到祝聖，介入世界文學空間之時，實也在此一過程中，形塑了世界其他國度讀者對自身文化身分的想像（Venuti, 1998），也更加鞏固了「何為我族」的自我認知，及對國族語言、文學的認同。

徐仲年在《古今中國文學選集》編譯的導論中說，他十分期待見到，也樂於分享，新一代中國文學文藝家、知識人承繼前人的基礎，以新的思想、語文工具開創新局，帶來中國文明的更新和進化（Hsu, 1933, p. 90）。而考察徐仲年「今日之中國文學」欄中譯介的作品，則可看出其尤重選取具代表性的文學流派作者及其作品。人所共知，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文壇，乃一文人社團雲集，彼此交鋒、較勁，活潑而百家爭鳴的平臺；1920—1930年代的上海報刊市場與文學圈子，更是多音齊鳴、彼此較勁角力的場域（Hockx, 2003）。徐仲年專欄中所選譯的，多為其中具能見度和備受矚目者，傾向翻譯所謂本土文學系統中重要的文學流派、作家和作品，包括了新文學運動、白話詩、左聯、創造社、民族文藝運動等文人社群，強調其作品之開創性、革新意義等「現代」文學價值，及其對社會現況的反映，與政治變化之聯繫，展現出回首過去新文學實績的史家眼光。徐仲年「今日之中國文學」專欄，呈現出的是一片不斷「鼎新」、「前進」，與時俱進的中國現代文學圖景，他透過作品所展現給域外人士觀看的「中國」，乃一旗鼓重整、煥然一新的

年輕共和國。可見無論在哪一個時期，也不論是在法國境內出版，或在中國法語報刊對能讀法語的雙語讀者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徐仲年的文學喜好和翻譯目的都很一致。

另外，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時值中國現代文壇回顧新文學運動過去十年創作實績，並陸續推出新文學大系等叢書之際（陳平原，2015）。一個以推崇五四新文學價值、以現實關懷為主流的詮釋社群（Fish, 1980），也正默默成形。徐仲年的《法文上海日報》上的現代文學譯介，站在為法語讀者——不論是海外或者中國境內——介紹「今日之中國」的角度，以呈現中國現代文人的思想、文學特性、寫作風格，提供法語讀者通覽現代文學經典之契機，也透過選取、評述何為經典、何謂佳作，想像何為中國現代文學，因而其譯介在對外發揮影響外，更在某種層面上鞏固、參與、回應了當時本地社群文學典律的建設，也回應了劉禾（Lydia H. Liu）所謂民族文化的建構（Liu, 1995）。

此外，徐仲年的現代中國文學譯介還隱約呈現出譯者本身的翻譯目的——期待中國現代文學與日俱新、步向世界文壇——對譯者翻譯對象之選擇和詮釋的影響。然，當中國現代文學透過翻譯，從「邊緣」東亞航向文學共和國首都，展現嶄新面貌時，作家、譯者又怎麼面對自身的「邊緣」？當他們籠罩在所謂感時憂國的迷戀中，復興國族的呼喚聲若洪鐘，可能使他們對其他叫喊置若罔聞？而往後世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和接受與此有關聯？這也是下文中將進一步闡釋的。

### 三、徐仲年現代文學譯介的嶄新圖景

事實上，中國現代文學的建構與當時文人的世界文學想像息息相關，早已為現今學者關注。然回溯「世界文學」的概念則可以發現，早於20世紀初，中國文人已談論「世界文學」（張珂，2016；劉洪濤，2010）。黃人（1911）撰寫《中國文學史》，以為中國歷來無「世界之觀念，大同之思想」（頁3）為宗旨，故多錮見，未能見全局，故稱其書以立足於中國文學、放眼世界為

成書架構。陳獨秀（1915）在《新青年》第1卷第1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世上多國林立，與中國並存，呼籲青年們如今要做「世界的而非鎖國的」青年（頁4）。1920年代，文學研究會意圖將《小說月報》打造成現代文學重鎮，革新後的第1期宣言中，編輯茅盾（1921）即提到該刊宗旨：「將於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頁1）。鄭振鐸編寫的《文學大綱》，則被視為首次將中國文學納入「世界文學」的視域；他在〈世界文庫發刊緣起〉中寫道：「我們的工作，便是有計劃的介紹和整理，將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獻世界的文學名著於讀者之前。我們將從埃及、希伯萊、印度和中國的古代名著開始」（鄭振鐸，1935，頁3）。「世界文學觀」在民初中國日益普及，報刊編輯大力譯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家，各大報刊編輯也對世界文學潮流持續關注；亦有作家從「世界文學」的角度進行「民族」文藝作品的創作、譯介，期待讓中國文學作品躋身世界文壇。徐仲年現代文學法譯的前輩宋春舫（1917 / 2015）也曾如此說道：「至於中國文學，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自從它開始與西方國家接觸以來，已經完全喪失其獨特性，幾乎不能與過去輝煌的歷史相提並論」（頁121—122）。他萬般期待中國文學日新又新，使其能「在莊嚴燦爛之世界文學上分一席地」（宋春舫，1919，頁101）。這期待中國現代文學「革故鼎新」、隨後「放眼世界」的想像，是當時不少中國文人譯者共有的精神心態。不能否認，不少民初中國現代文人積極擁抱世界文學，為的是追趕異國思潮，強大國族文化，他們的「世界文學」想像中，國族情懷未嘗一日稍離，而首先所關注的仍是多譯外國書。

而在此之外，其時亦有不少文人早已開始關注如何向世界輸出中國文學的議題。徐仲年的中國文學法譯前輩陳季同所提出的「世界文學」說，恐怕是最為重要者之一。曾外派法國擔任外交官的陳季同，亦熱心譯介中國文學、文化，然其念茲在茲的，還是要重寫中國人的形象，他尤其強調「翻譯」的重要。陳季同曾對曾樸言道：

我們現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於一國的文學，囂然自足……先要去

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翻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須全譯出去。（曾樸，1928，頁11）

陳季同也身體力行，譯寫不少中國文學作品，包含了《詩經》、唐詩，以及前文提及的《聊齋誌異》。陳季同的翻譯雖力求忠實，但記述中國人的風俗習慣時，他仍自陳著重以歐洲人的精神風度來寫，意在破除一般西方讀者對中國國勢衰弱、風俗虛偽狡詐的誤解（Tcheng, 1884, p. 7）。故石靜遠評論陳季同與世界文學時提及陳季同的文學翻譯計畫，及其中國傳統故事之法語書寫和強國理想間的共謀關係，並提醒我們此一理想所帶來的限制（Tsu, 2011, Chapter 5）。

的確，如同夏志清教授所言，「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願望可以說是晚清民初不少中國文人接受域外思潮或闡釋中國文學時共同的精神底色（Hsia, 1961, Appendix 1）。現代中國文學場域中的「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想像，時常是一對成雙的概念，即有志者通常意欲發展前者、加入後者。陳季同之後，屢屢有中國譯者步武前賢，持續向世界文壇譯介中國文學，如：徐仲年。如同學者所說，1920—1930年代持續法譯中國文學的青年作家，多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公民』，以介紹中外文化為己任，而其『世界公民』的身分想像，來自羅蘭（羅曼·羅蘭）」（錢林森，1990，頁205）。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或許此一世界人的身分認同，也可說是承繼了上述現代文壇及外譯前輩陳季同、宋春舫的「世界文學」眼光。

在此「世界人」的視野與「在莊嚴燦爛之世界文學上分一席之地」的懷抱下，期待新文學家「帶來中國文明的更新和進化」的徐仲年向法語讀者譯介中國現代文學時，力圖展現中國現代文學返本開新的詮釋圖景，並要破除西方讀者對中國約定俗成的成見。因此，當徐仲年在譯者前言中導讀〈為奴隸的母親〉時，他特別提到一般西方人對中國農村情況的無知，徐仲年說：「我經常嘲笑那些來過租界就認為自己懂中國、隨意批評的人」（Rou, 1930/1934, A6）。暗示法國讀者不要以偏概全，或肆意對中國進行片面的、武斷的評價。



談到王平陵描寫農民鬻子為生的小說時，徐仲年認為，現今中國社會的貧窮是因「民生」問題尚需時間解決，且政府為了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已推出文學審查和出版管理條約，維持社會安定，以推動真正有益的文學（Wang, 1933/1934, A7）。介紹盧隱的〈何處是歸程〉時，徐仲年則稱作家為「布爾喬亞女性」（Une bourgeoise），認為她在小說中所刻畫的女性的煩惱，只是女主人公小圈子（milieu）中的一地雞毛，彰顯的是作家對社會體制、階層問題的缺乏覺察，提醒讀者將個別女性的生命困境擴大到對整個社會進行觀照（Lu, 1927/1934, A7）。在他的導讀中，中國鄉村民眾的苦難色彩被淡化了，新女性面臨的困境也弱化了。某種程度上，徐仲年在導言中引導讀者領會的「中國」，永珍更新、開來繼往，已不是老舊氣象；也因為中國的一切都將日新又新，農村中的苦難終將好轉，而不論男性、女性國民，都正為國族、社會覺醒、奮鬥。

也就是說，在徐仲年的中國現代文學譯介與詮釋中，中國現代文學似乎總是與政治、社會的變革緊緊連繫，反映的是中國文明從傳統到現代的進化，且不斷突飛猛進，最終要後來居上；中國現代文學進入世界文壇後，亦不斷吐故納新，占據世界中心的文學空間，象徵的也還是中國終將占據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中央。故此，徐仲年的翻譯視域（Berman, 1995/2009）終究使得中國現代文學中光明進步外的其他逸聲雜音，止步於其譯介視角之外，未出現於其翻譯選擇之中。其中國現代文學譯寫，可以說呼應著自陳季同以降中國現代文人對外譯寫中國現代文學時，意欲「在世界文學上分一席地」的主旋律；更暗示著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外譯和其再興國族文化的想像間，存在著難以言明的張力，那時此刻，須臾不曾稍離。

另外，更值得關注的還有法國素有淵源流長的漢學研究傳統，指導徐仲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里昂中法大學教授古恆（Maurice Courant）是漢學家，也負責制定該校教學計畫，他便曾指出，希望中國學生運用在法國受到的辯證訓練，進行中國文學、文化的研究，帶給法國新的知識（楊振，2013）。事實上，域外記者、譯者、讀者、學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充滿好奇心的原因，

通常皆為了藉由「文學」辨析老大中國跨入現代、接觸西方的文化進程，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精神心態、社會百態、政治想像。這份對「今日」中國的好奇，是其接受、理解中國現代文學時的重要脈絡，比方說聖母聖心會會士文寶峰（Henri Van Boven）在他首開風氣評介中國現代文學的專著《新文學運動史》中說道：

他們的（文學）活動幾乎都與政治活動混雜在一起，30年來政治也已經發生了令人意外的大轉變。正是這種文學和公眾生活之間的協調一致的關係，引起了我們在宗教、道德、教義維護和社會角度上的關注。  
（文寶峰，1946／2021，頁10）

便是一個好例子。可以看出，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上的翻譯導讀對中國現代文學現實主義、人道精神等特色的關注、強調，其從政治、社會變革意涵對現代文學作品進行的解讀，及其不斷從「世界文學」框架下思索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世界與中國之關係的視角，與歐洲文化界的氛圍、漢學界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視角亦有密切關係，饒富學術意義，值得在此一提，相關研究，待筆者未來展開。

## 伍、小結

中國現代文學在西方的譯介，與上個世紀之交於中國興起的西人出版之外文報刊密切相連，且並非只可見於人們如今較為熟悉的幾個大型英文報刊。事實上，法文報紙上也刊登了不少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對中國現代文學登上世界舞臺產生影響。留法學者徐仲年在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外語報刊之一《法文上海日報》上翻譯、評述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徐仲年在《法文上海日報》上翻譯的現代文學作品種類包括了詩歌、小說，他更在作品前同步刊登對作者的介紹以及心得評論，或補充作品誕生的脈絡，或說明作家的生平情況，致力於給法文讀者勾勒一幅不斷在進步、變化中「今日之中國」景觀及新文學地圖。其翻譯和當時該報刊其他「今日中

國」之政經新聞、藝文消息報導並陳，共同勾勒出一幅當代中國的風情畫，而這片中國景觀又在報端與其餘世界各國文學、文化、情報等共存，共同見證了上海 1930 年代多語、多元的文化空間樣貌，以及法國文化界於一戰後致力於歐亞文化交流的世界文學視野。

而睽諸徐仲年之翻譯，可說相當流暢確實，雖難免有精簡之處，仍力求忠實呈現作者原意，也不吝添加註解，尤其加上篇幅不短的譯者導言，引領讀者領略作者深意，用心深切，為法國讀者接受中國現代文學奠下基礎。而其現代文學翻譯既為海外讀者勾勒出現代中國的文化圖景，更同時呼應了本地社群文學典律的建構，其譯介也象徵著歐洲漢學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序幕即將展開。

而透過對徐仲年翻譯實踐的考察，吾人還得以窺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外譯在 20 世紀初期邁向世界時的蹣跚腳步與矛盾心態——譯者的翻譯目的如何與其選擇、詮釋作品的眼光共生。徐仲年的現代文學翻譯實踐中相當一致的譯介、詮釋特色——即呈現日新又新的現代中國身影，也因此尤具有學術意義。如同洪子誠（2022）指出，所謂中國經驗的「世界化」，無非「是攜帶不同文化成分，具有不同文化觀念和想像的作家、理論家，特別是文學『主政者』在當代博弈、衝突的過程」（頁 11）。從國族文學翻譯、世界文學與國內／國際政治情勢與文化交流需求間的合謀此一視角，挖掘並思考一國文學透過翻譯航向世界文壇時所凸顯或遮蔽的為何，恐怕更是吾人探索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早期外譯之意涵時不能忽略的。然而，如同莫瑞提（Franco Moretti）曾言，「世界文學」乃一不斷籲請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Moretti, 2000, p. 55），唯有透過對世界文學問題的不斷討論，持續關心其博弈、衝突的過程，方能改變現有的世界文學格局。由此看來，面對全球文化流動益發快速、迅捷，人人想要說好中國故事的今日，對民初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外譯歷程進行分析，以回應、補述以上提問，並提供新的思考，無疑此其時也。

因篇幅所限，在此篇論文中，筆者首先關心了徐仲年於《法文上海日報》的中國現代文學譯介，然除此之外，如同卡薩諾瓦所言，世界文學空間有一

條自己的時間線，標示著現代，其他想進入此空間的作者，有時會依靠接近這條時間線，以此回顧民族文學傳統，釀成新的文學革新（Casanova, 2008, p. 146）。同一時期，徐仲年也積極向中國讀者翻譯法國文學，意在借鑑之，以「現代」中國文學，<sup>9</sup> 依此來看，當時積極活躍於上海多語文化空間，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徐仲年，其文學翻譯活動既向外又向內，充滿辯證空間。其他此時期法文報刊上的中國現代文學譯介，及徐仲年翻譯活動更全面的相關研究等，待筆者今後陸續開展。

---

<sup>9</sup> 徐仲年曾編寫過《法國文學ABC》（1933年出版）、《法國文學的主要思潮》（1946年出版）等書籍，分別由世界書店、商務印書館出版。

##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戈公振（1927）。《中國報學史》。商務印書館。

【Ge, G. Z. (1927). *Zhongguo baoxue shi*. Commercial Press.】

文寶峰（Van Boven, H.）（2021）。《新文學運動史》（李佩紋譯）。秀威。  
（原著出版年：1946）

【Van Boven, H. (2021).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moderne* (P. W. Lee, Trans.). Showw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方維規（2020）。〈起源誤識與撥正：歌德「世界文學」概念的歷史語義〉。  
《文藝研究》，8，22－37。

【Fan, W. G. (2020). Qiyuan wushi yu bozheng: Goethe “shijiewenxue” gainian de lishi yuyi.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8, 22-37.】

宋春舫（Song, C. F.）（1919）。〈世界名劇談〉（羅羅譯）。《東方雜誌》，  
16（1），101－106。

【Song, C. F. (1919). Shijie mingju tan (L. Luo, Tans.). *Donfang Zazhi*, 16(1), 101-106.】

宋春舫（Song, C. F.）（2015）。〈海外劫灰記〉（四之二）（羅仕龍譯）。  
《書城》，4月號，120－127。（原著出版年：1917）

【Song, C. F. (2015).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4-2) (S. L. Luo, Trans.). *Shu Cheng*, April, 120-12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7)】

李君益（2014）。《黃德樂時期的《法文上海日報》（1927－1929）》（碩士論文）。上海師範大學。

【Li, J. Y. (2014). *Huang Dele shiqi de Fawen Shanghai Ribao (1927-1929)*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李金佳（2007）。〈道是晴雲卻雨雲——《聊齋志異》早期法譯本中對性愛



的改寫》。《或問》，13，99—123。

【Li, J. J. (2007). Daoshi qingyun que yuyun: *Liaozhai Zhiyi zaoqi Fayiben zhong dui xingai de gaixie*. *Wakumon*, 13, 99-123.】

李歐梵 (Lee, L. O. F.) (2000)。《上海摩登》(毛尖譯)。牛津大學出版社。  
(原著出版年：1999)

【Lee, L. O. F. (2000).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J. Mao.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李默 (2019)。〈《法文上海日報》的辦報特色〉。《青年記者》，10，  
89—90。

【Li, M. (2019). Fawen *Shanghai Ribao* de banbao tese. *Qingnian Jizhe*, 10, 89-90.】

汪之成 (1993)。《上海俄僑史》。三聯書店。

【Wang, Z. C. (1993). *Shanghai Eqiao shi*. Joint Publishing.】

柔石 (1930)。〈為奴隸的母親〉，《萌芽》，1 (3)，95—128。

【Rou, S. (1930). Wei nuli de muqin. *Mengya*, 1(3), 95-128.】

段懷清 (2015)。《法蘭西之夢：中法大學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秀威。

【Duan, H. Q. (2015). Fanlanxi zhi meng: *Zhong Fa daxue yu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Showwe.】

洪子誠 (2022)。〈1954 年的一份書目——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小說評論》，2，4—11。

【Hong, Z. C. (2022). 1954 nian de yifen shumu—*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hong de shijie wenxue*. *Novel Review*, 2, 4-11.】

茅盾 (1921)。〈《小說月報》改革宣言〉。《小說月報》，12 (1)，1—4。

【Mao, D. (1921). *Fiction Monthly gaige xuanyan*. *Fiction Monthly*, 12(1), 1-4.】

秦紹德 (1993)。《上海近代報刊史論》。復旦大學。

【Qin, S. D. (1993). *Shanghai jindai baokan shilun*. Fudan University Press.】

耿強 (2015)。《晚清至現代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研究——一段隱形的翻譯

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Geng, Q. (2015). *Wan Qing zhi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de duiwai yijie yanjiu—yiduan yinxing de fanyish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張珂（2016）。《中國的世界文學觀念與實踐研究（1895—1949）》。中央民族大學。

【Zhang, K. (2016). *Zhongguo de shijiewenxue guannian yu shijian yanjiu (1895-1949)*.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張詠、李金銓（2011）。〈半殖民主義與新聞勢力範圍：二十世紀早期在華的英美報業之爭〉。《傳播與社會學刊》，17，165—190。

【Zhang, Y., & Li, J. Q. (2011). *Banzhimin zhuyi yu xinwen shili fanwei: Ershi shiji zaoqi zaihua de Ying Mei baoye zhizheng*.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 165-190.】

梁海軍（2018）。〈徐仲年與魯迅作品的法譯〉。《法國研究》，3，92—96。

【Liang, H. J. (2018). *Xu Zhongnian yu Lu Xun zuopin de Fa yi*. *French Studies*, 3, 92-96.】

許定銘（2009）。〈徐仲年的一篇手稿〉。《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316—317。

【Xu, D. M. (2009). *Xu Zhongnain de yipian shougao*.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2, 316-317.】

郭彥娜（2020）。〈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5，127—141。

【Guo, Y. N. (2020). *Fawen Beijing Zhengwenbao yu zaoqi Zhongguo xinwenxue duiwai yiji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5, 127-141.】

陳平原（2015）。《「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北京大學。

【Chen, P. Y. (2015). *“Xinwenhua” de jueqi yu liubo*.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陳獨秀（1915）。〈敬告青年〉。《新青年》，1（1），1—6。

- 【Chen, D. X. (1915). Jinggao qingnian. *La Jeunesse*, 1(1), 1-6.】  
曾樸（1928）。〈病夫覆胡適函〉。《真美善》，1（12），1—21。
- 【Zeng, P. (1928). Bingfu fu Hu Shi han. *Zhenmeishan*, 1(12), 1-21.】  
黃人（1911）。《中國文學史》。國學扶輪社。
- 【Huang, R. (1911). *Zhongguo wenxue shi*. Guoxue Fulunshu.】  
楊振（2013）。〈里昂中法大學與一個現代中國文學研究者的養成——徐仲年與里昂中法大學（1921—1930）〉。《中國比較文學》，1，123—132。
- 【Yang, Z. (2013). Liang Zhong Fa Daxue yu yige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yanjiuzhe de yangcheng—Xu Zhongnian yu Liang Zhong Fa Dax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123-132.】  
趙怡（2017）。〈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寶庫——《法文上海日報》（1927—1945）〉。《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二輯，3—26。
- 【Zhao, Y. (2017). Yanjiu Shanghai Fa zujie shi bukehuaque de shiliao baoku—*Fawen Shanghai Ribao* (1927-1945).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à Shanghai*, 2, 3-26.】  
趙怡（2021）。〈《新法蘭西評論》（NRF）之中國新文學介紹——新文化運動與中法文化交流〉。載於朱慶葆、孫江（主編），《新學衡：新文化運動的異途》（頁96—116）。南京大學。
- 【Zhao, Y. (2021). *Xin Falanxi Pinglun* (NRF) zhi Zhongguo xinwenxue jieshao—*Xinwenhua yundong yu Zhong Fa wenhua jiaoliu*. In Q. B. Zhu & J. Sun (Eds.), *Xinxueheng: Xinwenhua yundong de yitu* (pp. 96-116).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趙敏恆（Chao, T. M. H.）（2011）。《外人在華新聞事業》（王海譯）。暨南大學。（原著出版年：1931）。
- 【Chao, T. M. H. (2011). *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 (H. Wang, Trans.).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劉洪濤（2010）。《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視野》。秀威。

- 【Liu, H. T. (2010).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de shijie shiye*. Showwe.】  
鄭振鐸（1935）。〈世界文庫發刊緣起〉。《文學》，4（5），1—4。
- 【Zheng, Z. D. (1935). *Shijie wenku fakan yuanqi*. *Wenxue*, 4(5), 1-4.】  
魯迅（1924年3月28日）。〈肥皂〉。《晨報》。二、三版。
- 【Lu, X. (1924, March 28). *Feizao*. *The Morning Post*, 2, 3.】  
魯道夫·瓦格納（Wagner, R. G.）（2019）。《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賴芊擘、徐百柯譯）。傳記文學。
- 【Wagner, R. G. (2019). *Wan Qing meiti tuxiang yu wenhua chuban shiye* (Q. Y. Lai & B. K. Xu, Trans.). Biography Literature.】  
錢林森（1990）。《中國文學在法國》。花城。
- 【Qian, L. S. (1990). *Zhongguo wenxue zai Faguo*.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謝燕紅、李剛（2019）。〈西方大眾傳媒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以《紐約時報》對莫言的報導為例〉。《漢學研究通訊》，38（3），10—17。
- 【Xie, Y. H., & Li, G. (2019).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and Western mass media: Reporting on Mo Yan by *The New York Times*.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38(3), 10-17.】  
聶卉（2018）。〈《北京政聞報》與中國文學譯介〉。《漢語言文學研究》，2，111—118。
- 【Nie, H. (2018). *Beijing Zhengwenbao yu Zhongguo wenxue yijie*. *Hanyuyan Wenxue Yanjiu*, 2, 111-118.】  
廬隱（1927）。〈何處是歸程〉。《小說月報》，18（2），1—4。
- 【Lu, Y. (1927). *Hechu shi guicheng*. *Fiction Monthly*, 18(2), 1-4.】  
顧鈞（2019）。〈《孔乙己》的幾處誤譯——從敬隱漁到米爾斯〉。《魯迅研究月刊》，11，39—41。
- 【Gu, J. (2019). *Kong Yiji de jichu wuyi—Cong Jing Yinyu dao Miersi*. *Luxun Research Monthly*, 11, 39-41.】

## 英文文獻

- Berman, A. (2009).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 John Donne*. (F. Massardier-Kenney, Trans.).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J. E. Lewin,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7)
- Hockx, M. (2003).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Brill.
- Hsia, C. T. (1961).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ing, F. H. H., & Clarke, P. (Eds.). (1965).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 Liu, L. H.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etti, F. (2000).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54-68.
- Reed, C. A. (2004).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Shen, S. (2009). *Cosmopolitan publics: Anglophone print culture in semi-colonial Shanghai*.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hih, S. M. (2001).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John Benjamins.
- Tsu, J. (2011).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enuti, L.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 Vermeer, H. J., & Reiss, K. (2014).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Skopos theory explained* (C. Nord, Trans.).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4)



法文文獻

- Casanova, P. (2008).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2nd ed.). Point.
- Ding, L. (1934, April 1). Inondation [Flood] (S. N. Hsu, Tran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 Fontenoy, J. (1938). *Shanghai secret* [Secret Shanghai]. Grasset.
- Frèches, J. (1975). *La sinologie* [Sinology].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Guo, M. (1934, March 11). Le déclin du printemps [The decline of spring] (S. N. Hsu, Tran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 Hsu, S. N. (1930). La Renaissance littéraire en Chine et le professeur Hou Che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 in China and professor Hou Che].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205, 574-576.
- Hsu, S. N. (1933).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origins to today]. Librairie Delagrave.
- Lu, X. (1934, January 21). Le savon [The soap] (S. N. Hsu, Tran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4)
- Lu, Y. (1934, June 3). Ou donc finirai-je mes jours? [Where will I end my days?] (S. N. Hsu, Tran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Moresthe, G. (1938, January 7). Les Japonais ont établi la censure sur les radios et cables pour l' étranger [The Japanese established censorship on radios and cables abroad]. *Le Petit Parisien*, A3.
- Notes d'un Chinois, notre semaine politique [Notes from a Chinese, our political week]. (1934, January 21).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12.
- Pu, S. L. (1935, March 31). Conte chinois par P'ou soung-ling [Chinese tale by P'ou soung-ling] (R. Mauric, Tran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80)

- Rou, S. (1934, July 8). Esclavage d'une mère [Slavery of a mother] (S. N. Hsu, Tran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6.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0)
- Tcheng, K. T. (1884).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 [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Calman Levi.
- Un romancier Shanghaien: M. d'Auxion de Ruffé [A Shanghainese novelist: M. d'Auxion de Ruffé]. (1930, March 16).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10.
- Vilgier, P. (2012). *Jean Fontenoy: Aventurier, journaliste et écrivain* [Jean Fontenoy: Adventurer, journalist and writer]. Via Romana.
- Wang, P. L. (1934, December 30). La vente d'un fils [The sale of a son] (S. N. Hsu, Trans.). *Le Journal de Shanghai*, A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 Yang, Z. (2010). Xu Zhongnian,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et la traduction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Moyen âge [Xu Zhongnian, the Franco-Chinese Institute of Ly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In I. Rabut (Ed.), *Les belles infidèles dans l'Empire du Milieu – Problématiqu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dans le monde Chinois moderne* (pp. 153-183). You Feng.

#### 日文文獻

趙怡 (2023)。〈上海租界のフランス語新聞 *Le Journal de Shanghai* (1927－1945) ——文化欄を支えた多国籍の執筆陣〉。載於榎本泰子、森本頼子、藤野志織 (編)，《上海フランス租界への招待日仏中三か国の文化交流》(頁 117－138)。勉誠出版。

【Zhao, Y. (2023). The French-language newspaper *Le Journal de Shanghai* (1927-1945) in the Shanghai French concession—A multicultural team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ural section. In Y. Enomoto, Y. Morimoto, & S. Fujino (Eds.), *Invitation to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Japan, France, and China* (pp. 117-138). Bensei.】

## 附錄

表一之一

《法文上海日報》徐仲年翻譯現代文學作品表

作者	中文篇名	法譯篇名	刊登日期
魯迅	〈肥皂〉	Le savon	1934年1月21日
魏金枝	〈父子〉	Père et fils	1934年2月11日
郭沫若	〈殘春〉	Le déclin du printemps	1934年3月11日
陳煒謨	〈狼筴將軍〉	Le général au lang-sien	1934年3月25日
丁玲	〈水〉	Inondation	1934年4月1日
王獨清	〈三年以後〉	Trois ans après	1934年4月15日
徐仲年	〈浮萍〉	Le Roseau flottant	1934年4月29日
劉獅	〈痛苦之源〉	La source de malheur	1934年5月13日
劉大白	〈勸您一杯酒〉、 〈兩個老鼠擡了一個夢〉、 〈舊夢〉、〈秋之夢〉	Je vous conseille de vider cette coupe, Deux rats transportent un rêve, Rêve d'antan, Emotion divers dans l'automne naissant	1934年5月20日
廬隱	〈何處是歸程〉	Où donc finirai-je mes jours?	1934年6月3日
柔石	〈為奴隸的母親〉	Esclavage d'une mère	1934年7月8日
孫福熙	〈春城〉	La cité printanière	1934年9月30日
王平陵	〈父與子〉	La vente d'un fils	1934年12月30日